奇霞訪談_中文文字_聽說

駐村這件事情是蠻特別的, 它跟一般的時候自己在家裡創作, 或是在工作室創作是非常不一樣的, 因為我得有一種...既然我有這個時間跟空間, 好像可以去嘗試一些自己比較不熟悉的事情, 然後可能會放慢比較多, 聚焦比較在一件事情上。然後你會走很多的路啊, 你會打開你的感官, 重新去建立一些創作生活合在一起的狀態, 跟平常規律的生活面非常的不一樣。對我來講, 駐村這個旅程好像是我去台南拍了很多張照片, 但我其實用錄音很多段的聲音, 然後再回到工作室裡面, 把這些聲音用很像幻燈片在播放時的某一種節奏感, 來重新聆聽這些小小的片段。

這一次就是離開熟悉的, 以前會運用工具、物件來製造聲音, 來再錄製聲音。以前常用的方式也是, 若收集到錄音的聲音會大量加效果器, 或者是玩一些聲響的技術, 讓聲音可以很多變。但這一次稍微比較不一樣一點, 我想要跳出來重新思考, 對我來講這一切過程, 是我想要表達什麼事情？或是它對我來講是什麼？我比較跳出來去看, 不再是純用音樂的直覺在思考。

這一次比較聚焦在素材本身的剪貼或拼貼。因為我在思考這些東西似乎會消失, 這些東西正在消失, 就像我們拍了一張照片, capture(捕捉)了某個 moment(時刻), 可是你把它放到櫃子裡, 過了二十年後再打開看, 很多的「流動的時間」這件事情。因此我想把這些收集到的東西保留下來, 但又用一個, 就好像做一場夢的方式表現它;刻意把它變得很單純, 反復聆聽我所收集到的這些, 裡面我覺得最珍貴的寶石, 來建構自己的一場夢境的時序感。

從2018年的時候跟打擊樂的伙伴于雯, 聚焦在挖掘台灣街邊地聲音, 從交通工具、垃圾車等, 街上可聽見的聲音作為創作的出發。到了2019年, 加入了作曲家煒傑, 在思考如果用演奏的方式演奏一些器皿, 比如說竹簍、茶葉, 一些生活裡面的物件, 會是怎樣的一個過程。

前陣子也有做到另外一個計畫, 是去挖掘台灣的工廠在製造木魚跟鑼。其實是很隨機的看到影片, 然後發掘原來這些工作的人都在我們的四周。那他們的工作就是去製造這些樂器, 在我們去做田調, 或者我們去做研究的時候, 就可以觀察到它在不同狀態裡面的樂器:比如未完成的這個物件的這個木魚, 可以發出什麼樣的聲音？或者是跟老闆的、跟工藝師傅的交流之下, 又可以產生生怎樣的變化？那個物件本身原本的形狀, 或者它原本的狀態是否又可以為了聲

音上的探索，再打開另外一層挖掘的變化？在這個過程當中，我開始跟工藝師傅常常在聊天。但那時候比較是...就是聊天，沒有把它列入某一種素材的搜尋，比較就是交朋友的心情，在認識他的觀點，在理解他－他工作時候，他怎麼看待他自己在做的東西的聲音。那各種因緣際會下，後來完成了一個比較是屬於打擊樂融合聲音裝置的作品。

後來回看過去任何的選材，我覺得它都是某一種在工作時候的...不管是透過職人去做出了一個工藝品，或者是...就是我對於在「工作裡面的聲音」產生很大的興趣。一開始想要採集的聲音是一樣是延續之前的脈絡，就是比較執著在物件的聲音，跟物件相關的聲音。那在一次偶然對話裡面，在台南的時候——因為有這個動機，就是我得去跟正在工作的人聊天。那我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好像聽到了另外一個聲音，是我之前沒有聚焦過的聲音，就是那個「語言的聲音」。

語言的聲音除了就是意義上的，或者是內容上的－就是她講的故事以外，我彷彿好像也聽見她在講話時候的某一種口氣，或者她在講話的某一種態度，或者是她在告訴我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但聲音本身很具有一定的魅力跟年代感。有可能是因為我剛好遇見的在工作中的人她們都稍微有一點點的年紀，那也開啟了另外一個年代的價值觀的分享。或者是她們正在工作時候，她們就跟我分享她們工作裡面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也有可能她們日常一天在做的事情，或者是她們為什麼到現在還想要繼續工作。那有工作30年、40年、50年、60年的不同年紀的人，忽然之間我覺得這些語言，它帶我到不同的時空裡。

那在工作中的物件的聲響，就不是我來製造，不是我用音樂表現的方式來製造的時候，它可能真的非常的抽象。它是一個具象的聲音，但它其實也有這麼的抽象。一樣的聲音的質地，其實它可能是有一百種不一樣的製造它的方式，但在我們只有純聽覺的時候，不太會去有辦法去識別它。但也不一定需要識別啦，就是只是在創作的時候，一開始我真的是想非常節奏感的事情。那一直到跟這些工作的人開啟一些對話的時候，彷彿真的聽見... 就我去訪談他們的時候，那個聲音本身，它帶給我很多全新的感受。那個感受，我很希望可以把它化為創作素材。
一開始有很多的 plan（計畫），覺得我看到了很多的這個台南的特色之一，就是傳承家裡的產業，然後一直延續下來。所以有非常多的老店。一開始是以這個為某一種出發，很想說到這些老店，然後看到這些老的店裡面，還保留了一些什麼，不管是他們一如以往的聲音－那些聲音

是什麼聲音？然後到後來發現，就是很多事情好像也無法是完全照著全盤的計劃在走，就一樣我好像要丟掉這個理性的狀態，好像要有一點接受某一些隨機在裡面。

所以像我無意間找到一個在修改衣服的阿姨家，那跟她的對話，我覺得有很多的...譬如說我沒有想過，她一樣的工作可以做60年。那在60年當中發生的各種大小事，然後從這個產業上的變化，或者是她跟我訴說的一些事情。那我可能會看著她桌上的那一把剪刀，她可能已經十幾二十年了，或者是這台裁縫機她用了已經很久的一個樣子。看著她在工作，然後聽著這些聲音，對我來講是，我好像真的蠻穿越時空到了某個地方，然後又聽著她告訴我的一些過去的事情，又或者是現在她的價值觀裡面的事情，都覺得蠻吸引人的。

所以這一次採集的聲音裡面，有工作裡面的工具的聲音，以及工作裡面環境的聲音。像在一家店裡面，她的電話一直響，有人打電話來一直想要預約事情，然後這個電話的聲音非常的有年代感。當我自己回家，又再重新聽一下我的收集的聲音的時候，那一個聲音就可以帶我到那個空間了。

還有收集到..... 像我對於中藥材一直都也蠻有感覺的，然後剛好也是偶打誤撞找到了一個店，他們比較在做批發，所以他們跟一般的中藥行比較不一樣。聽著孫女講著爺爺的故事，然後以及一個媽媽，她在告訴我這個藥材可以怎麼樣變成什麼湯...因為我覺得這個歷程好像非常的個人，就是好像就是我跟這些空間，跟這些人，產生了些很親密的關係，對我來講是蠻珍貴的一個經驗。

女性講話的聲音，不知道為什麼她就是對我來講，一聽到我覺得蠻溫暖的，然後可能就會想起自己的家人啊，不管是以前的阿嬤啊，或者是跟長輩們聊天的狀態這樣子。然後我真的覺得語言很特殊，就是因為它不同的 accent 腔調嗎？然後一方面是一直看著她們很認真地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邊在講話，它有某個很真誠的，就它不像... 因為它不是 staged（演）的；我覺得這件事情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是非常的日常，然後它沒有的... 它不是說我今天很正式的坐下來，然後我在進行一個很正式的 interview（訪談）這樣；它是工作當下一些閒聊的一些聲音。那些聲音，很像一顆很漂亮的石頭。

因為沒有太多的選擇, 所以當時她們嫁到了這個家, 就是幫這個家把家裡的事業做得更完整, 不管是擔任什麼樣分工的角色, 然後日復一日的, 我只是一直覺得這個年代感..... 譬如說當然有很多的地點, 我去的地點, 那它都是過去就在這裡了。這一家餅店之前就在這邊, 或者是搬家過, 但裡面的工具可能是從之前的時候留下來的, 繼續沿用的東西。或者是這個房子以前有一個很奇怪的天井的一個地方, 用來把貨品調到二樓的儲藏室, 所以以前有開這樣子的一個開口, 那現在不是這樣子;但是在一樣的空間裡面, 你還是看得到一些痕跡。又或者是這個磅秤, 之前用了多久, 然後後來也是, 它現在還是有這個東西;因為年代的不同, 然後也產生了電子磅秤 ── 就是一種新的東西, 融合在舊的裡面。

但還是有一些聲音它是不變的, 從以前就這樣。像是以前就是用這樣子的磅數的紙, 在包裝這個藥材, 或是包裝香;現在還是用一樣的方式流傳下來, 並沒有因此而變成...它還是留著以前的方法;甚至以前的方法, 摺紙也有摺紙的技巧。我常常去一個店本來想說, 很希望就是採集個半小時就要離開, 但往往就會留下來很久。一直覺得在打擾別人工作, 然後問東問西的, 也一直在觀察他們在幹嘛這樣子, 就耗上了半天。

我們好像常常用「懷舊」的時候, 不管是在電影裡面, 或者是一些什麼古物的商店, 它其實好奇怪, 它變得很華麗感,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那個舞台讓它變得很華麗。但其實很多在生活當中的狀態, 它其實有很多是非常的... 應該說我這麼說, 它是有點不起眼, 但它其實充滿了某一種「魅力」在裡面。

其實我覺得還是每一次都有如第一次一樣難, 就是可能我是I(Introvert, 內向)型人。我在要做一件對我來講, 還是要鼓起勇氣去問人家說:「我可以跟你聊天嗎？我可以問你一些問題嗎？我可以錄你的講話聲音嗎？」然後「我在做一些創作, 我可以蒐集你在工作的時候的一些聲音嗎？」大部分人都蠻OK的。

一開始我覺得好像如果可以大家都走到這個點, 然後聽到這個聲音好像蠻好的。後來我覺得好像這樣子好像又太像紀錄, 或是紀實的狀態 ── 就是我太想要表現一個曾經發生過的一模一樣的事實。所以後來覺得這些所有的內容它應該要或許變得更零碎, 那這個零碎裡面宛如

在看照片一樣的，你放大了一個聚焦點，你看見或是你聽到那個東西，但可能對你來講有別的新的意義的產生。我應該說這次我選擇的方式，不是用比較紀實的方式來表現這一切，而是再把具象的東西再微微地抽象化，因為它沒有那麼明確的上下文，只有某一些文字裡面的highlight（凸顯）的一些精華。然後用這一些不同的聚焦，讓對話的素材再回到「聲音的本質」這件事情。

網頁上就可以點選地圖的區塊，然後聆聽那個區塊附近的聲音的拼貼，或者是一鏡到底的，從頭到尾一個完整的作品的聆聽。對我來講這次很大的一個挑戰，另外一個挑戰是，我真的是錄了大量的素材，我真的是不知道這些素材有多少是可用跟不可用。在篩選的過程當中，我覺得它是非常耗時間的，它比我想像中還要來得難，因為有一些東西可能不那麼完美。比如說我很喜歡這一段，但它剛好有一個噪音，或者是剛好有一個我不想要的聲音在裡面。

但後來又覺得，這好像也就是跟回憶一樣，就是有一些回憶你好像... 你記得某個狀態裡面，它也不見得都是這麼的 100% 完美，好像我的確不應該把它當作是錄音室所錄製的聲音 —— 很乾淨的純粹。它好像也有很多... 因為它還正在流逝，所以會產生某一些 lo-fi（低音質）的狀態。應該說像夢境一樣，會有一些雜訊。那個雜訊裡面，其實它都是很自然的狀態裡，它是一個非常的不 staged（演）的，就是沒有被安排過的，剛好捕捉到的 moment（時刻）這樣子。